

復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卷之二

中庸或問卷之一

朱熹著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

發而得中也。雖其所至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事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

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

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說如何。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

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若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

中庸或問卷一
三
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
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
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
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
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
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
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
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
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
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
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
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

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
之報本。睢雉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
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
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
所得爲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
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
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
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
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
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
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

中庸或問卷一
四
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

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爲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爲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修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

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爲太繁複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

而譏裸裎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情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旣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

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慎。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

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

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

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卽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旣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

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

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

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持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

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今瘠。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况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按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

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超砥砭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

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具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

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濶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耶殍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

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的爲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畜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旣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

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畜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畜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竝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

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虚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調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卽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

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既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

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

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纁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爲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絢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爲旒纁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畱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有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沒者遂不復傳爲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

中庸要略卷一
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
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
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
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
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
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
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
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
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
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
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
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

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
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
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
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
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
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
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
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
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
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
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

中庸卷一
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

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

中庸要略卷一
十七
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
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
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
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
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
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
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奸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
能盡錄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
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節示人
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
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

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
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
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
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
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
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
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
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
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
記蓋不能無差繆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
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
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

中庸或問卷一
讀者諷誦朞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
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
中者則其疎濶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
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
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
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
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
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褻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
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爲
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
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

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
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
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
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
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
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
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
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
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
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
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優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

中庸章句卷一
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晷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

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

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

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未然耳

中庸或問卷之一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僚固有未
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
遜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
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
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
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旣明而與下文行怪二
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
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發有
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中庸或問卷之一

中庸或問卷之二

朱熹著

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
所謂費而隱也卽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
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
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
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
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
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
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
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

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爲夷惠之徒既已失之

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滄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卑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

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卑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

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

中庸問答卷二
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旣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

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但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旣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

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瞶惑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

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非曰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君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

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
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
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
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
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絕句
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曰諸說如何
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
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
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淡病之及淡考乎程子之言有
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
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淡知言之至其孰
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

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
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
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
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
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
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
違非背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
合則不察文義而強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
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
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
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

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已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淺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

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耳呂氏改本大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已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已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

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
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
者蓋爲此也如此然後屬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
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雖繼而不行又不若
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
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忍亦
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幾闔闢有通有塞故當
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
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忍耳其曰不忍非若人之閉
於私欲而實有忤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
之有不忍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

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
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忍而有似於不忍則可
若曰天地因人之不忍而實有不忍之心則是彼爲人
者既以忤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
爲以自巳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
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巳忘物則
爲巳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
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
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
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
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
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

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疎濶其引顏子樂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子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懇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亾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爭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

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
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
失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
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
以口鼻之虛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
之類以明之程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
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
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
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
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
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

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
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
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
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
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亾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
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
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
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揚之
說皆有不可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便是而以
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
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
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榦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

至於顏跖壽天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亾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亾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裁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汨之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
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
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漢有補於名教然歐陽
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
亦表裏之說也曰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
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
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而
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
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
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
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
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

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
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
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其遷之也新王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
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
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
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
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
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背明故
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
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旣祧則三
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

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邲霍爲文之昭邲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

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

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

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逋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

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
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
則大夫士之制柰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
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
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
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
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稅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
得爲者也諸侯之黜堊斷礮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
之倉楹斷楨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
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
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

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
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
自營之各爲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
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
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
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
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
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
致顧乃桎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
蓋其別爲一室則濶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
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旣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
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

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旣爲虛文而事生
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己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
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
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
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
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
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
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
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
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
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
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

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
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卽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
深揆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
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其事而
嗇其傳耶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
不同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
擇矣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
之爲果羸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
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耳曰
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立雉入於淮爲蜃而其
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

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贏矣况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之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拂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

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

中庸問卷二
十七
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
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
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
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
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
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
歟曰九經之說柰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
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
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
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
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

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
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
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
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
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
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
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
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旣稟糶事以償其
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隋者勉而能者勸矣爲
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
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

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
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
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
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
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
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
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
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
親尊賢竝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
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
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
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

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
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
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
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
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
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雎所謂
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
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
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
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
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
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

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
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
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
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
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
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
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
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
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日子何以言柔
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
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
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

也况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
於經有明文耶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
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
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
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
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
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
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
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
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衡
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
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

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
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
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
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
欲獲乎上又不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
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
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
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
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
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
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明乎
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

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
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
此而其下文卽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
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
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
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
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
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諸說如何曰此章
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
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
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
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

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卽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

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二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

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柰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

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旣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淡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

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賤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淡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

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亾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淡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

中庸或問卷之二
實之存亾而不可拚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拚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

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成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往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中庸或問卷之三

朱熹著

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三章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
行爲誠明似不親切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
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
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
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
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
也其曰誠卽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
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
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

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已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卽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卽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

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義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少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

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得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也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卽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爲參前倚

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爲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徒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旣以光輝發外爲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通明之明旣以鶴鳴子和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而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

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

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
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
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
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
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卽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
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
之終始卽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
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
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
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
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
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

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
以爲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
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事之
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
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生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
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
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
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
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
誠則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
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
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

之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息耶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或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

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爲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凝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

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

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

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唯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耶曰以王天下

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
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
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
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
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
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
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
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
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
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
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
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
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
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
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
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及於仕止久速之皆當
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
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
甫也以及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
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
筮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
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
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

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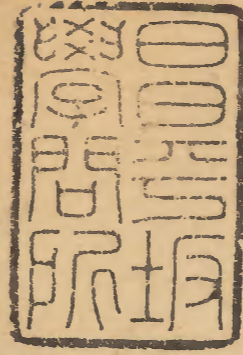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旣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

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旣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

中庸五問卷三
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淡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淡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

近世說者乃有濶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夫子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踈濶惟以此章爲再叙入德



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中庸或問卷之三

文政辛巳

